

# 從事學術研究、黨務工作及政務生涯的點點滴滴

區鉅龍

## 壹、從印尼巨港到台灣

我祖父約於清末民初從廣東中山縣古鎮鄉離鄉南下前往南洋，途經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短居之後，終於在印尼爪哇椰城落腳定居，並在班芝蘭Pancoran華人街開設廣東飯館Restoran Konglong，祖父逝世之後由父親繼承飯館業務。我出生在西爪哇井里汶市Cirebon，十一歲那年，全家移居蘇南巨港市Palembang，父親開設三層樓的世界酒家World Bar，樓下一層是皇宮電影院Bioskop Majestic。一九五〇年代從巨港回到台灣求學的巨港同學，定居的鄉親大多數都知道或來過我家的飯館作客或觀賞電影。

巨港有一所南華學校，但我在該校初一沒唸完，就轉到美國教會所開設的衛理中學Methodist English School (MES)，該校沒有華文課程，主要教學語文是英文及印尼文，其他選修的外語有法文、德文等。該校後來被印尼政府接管，成為國立學校，並以印尼文為



區鉅龍(左)與孫運璿院長合影

主要教學語文。課程也以印尼歷史、印尼地理、印尼文學等為主，我是該校被印尼政府接管之後最後一批「老衛理學校」的畢業生。

在當時，衛理學校被視為貴族學校，學費較一般學校昂貴，學生多般是印尼政府高官的子弟、美國 STANVAC 石油煉油廠員工的子女，及少數華僑子弟。該校有不少是高級軍警的子弟，因此校內有這些子弟們所組成的太保幫派號稱為 Tembok Batu 鐵石牆，勢力浩大，仗著父親的權勢在校內校外為所欲為，橫行霸道，不可一世。我當時正值年壯力盛的少年時期，也曾拜山東拳術師習武，有天不怕，地不怕的俠氣。有一次，我竟然為了路見不平，不忍看到一位華僑被這些印尼太保欺壓打傷，出

面干涉要討回公道，因他們知道我曾習武，不敢對我動粗。不料當天下午放學之前，有同學私下警告我說，有大約三十位印尼太保已經把學校前門及後門包圍著，學生只能出門，不能進門，而且這些太保身上都帶各樣武器，沖著我來尋仇。我單獨一人，手無寸鐵，那能與全副武裝的太保相鬥？老天有眼，在緊要時刻我的美國老師趕緊叫我跑上圖書館樓上藏身保全。有一位華僑同學則暗中在校外打電話給我的大哥趕來解除危機。不久，我大哥及他的印尼上校軍官好友哈魯諾上校 Kolonel Haruno 帶領了兩卡車印尼軍人把學校四面八方包圍起來，並下令印尼太保解散，放下武器回家去，並警告以



區鉅龍(前左1)與郝柏村院長合影

後不可再欺負我弟弟（指我）。回想起來，要不是我大哥及時趕到，當時我的命運會如何，實在難料，大哥是我的救命恩人，卻是事實。當我的所有美國老師聽說我決定去台灣升學時，他們不敢相信。他們都說，我連中文小學都沒有畢業，去台灣讀書，是天方夜談，不可思議，當時在美國駐印尼大使館服務的一位年長一等秘書Mr. Lowell有意領養我為義子，好讓我能夠去美國求學，一切生活費用由他們夫婦負責。但我父母就是不答應，仍堅持我一定要去台灣求學，或投考空軍官校，別無選擇。就這樣，我毅然登上「Jiwanqi」英國客輪，告別巨港來到台灣。

我在巨港衛理學校的美國老師所言無虛，因為我中文基礎不足，使我在政大四年期間飽受煎熬之苦，班上同學甚至與我打賭說，如果我在四年內畢業，無須留校重修，全班要擺宴席請客。為了面子與榮譽，我只好拼命苦讀，晚上教官將宿舍燈光關閉之後，同窗同學就寢進入睡夢時，我不得不點燃蠟燭埋首苦修中文。幸運的是，當時許多老師同情我的國文水準，特別容許我用英文來

因應考題。為了加強我的國文能力，我還特別旁聽政大熊公哲教授講授的「高等國文」一課，這一學科是為預備參加外交、新聞等特考的學生而開設的，講課內容包括解釋孔子、孟子、韓非子、莊子等論著，雖然對我來說非常吃力難懂，不過受益良多。熊教授是國內著名漢學家，一年四季身穿長袍馬袴，右手離不開扇子，口裡不停朗誦古詩，彷彿是木柵指南宮下山的和尚。

政大四年期間，我因個性比較外向活潑，因此被選為班代表，後又被選為西語系總幹事，負責統理全系的課外活動及發展。在我擔任總幹事期間，曾舉辦



辦政大從大陸遷台以後首次的英語話劇，演出「木馬屠城記」，演出當晚，有台大、師大、淡大等英語系各教授特來觀賞捧場，幸好成果獲得好評。



此外最令人難忘的是，民國五十二年，我很幸運透過全國大專院校口試、筆試甄選錄取，代表我國出席在日本東京所

舉行的世界青年領袖國際會議，我國總共派七位來自不同大學的學生代表，我並當選為代表團團長。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榮譽，也是政大留台僑生，尤其是印尼僑生的榮譽。當時能夠出國已經很不容易，而僑生代表國家出席國際會議，更是出人意外。

## 貳、兩次親見蔣經國先生

政大畢業之後，我很幸運由政大恩師介紹進入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當時是吳俊才教授擔任中心主任，他是蔣經國先生國際問題智囊團的主要成員之一。我擔任吳主任的英文秘書並專研亞太及印尼問題，並擔任英文「問題與研究」主編，這個英文月刊的發行也是蔣經國

先生授意，要把我國研究中國大陸及國際問題的成果廣泛流傳於國際間，並培養國內研究中國大陸及國際問題的人才。我從事學術研究將近四十年，吳俊才教授是我啟蒙的恩人、貴人。他栽培年青人不遺餘力。



我於民國五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剛畢業不久就應聘擔任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員，從基層開始。民國五十五年獲得美國南卡羅萊納

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國際關係研究所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獎學金，攻讀碩士學位。赴美那天早上，吳俊才主任還特地前往松山機場送行，並一再叮嚀我學成之後務必回國繼續服務學界。他是我的恩人，我一口



答應他的要求。

民國

五十七年完成碩士學位返國，當晚九時抵達松山機場時，出乎我的意料，吳俊才主任的司機朱甲先生來迎接我，並告訴我，吳主任在機場出口處等我，這使我萬分感動！他是非常繁忙的單位主管，竟抽空深夜親自來接我，他告訴我，我實現諾言學成返國，令他非常高興，而恩師如此親切待我，更令我沒齒難忘！

回國之後，第二天早上向服務單位報到復職。兩個星期之後，吳主任在他辦公室告訴我，說已經安排下個禮拜前往謁見當時擔任國防會議秘書長的蔣經國先生。我原本不知道安排謁見經國先生的目的，也不知道要做些甚麼準備事項或報告，我記得當時擔任經國先生秘書參謀的是鍾湖濱先生，後來擔任中視總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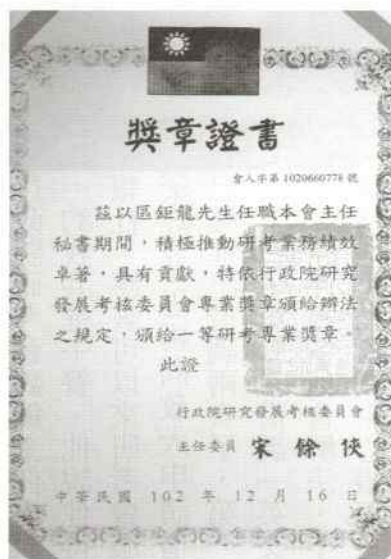
這次謁見，主要是向經國先生報告留學美國心得。他對美國南部農業地區相當有興趣，也要報告一些有關美國南部的風土人情、宗教文化、學術發展及地方政情等。這次謁見為時四十分鐘結束。我對經國先生的印象是，他很親切，毫無權貴官僚氣息，非常平易近人，談話很誠懇。

民國五十九年，我第二次謁見蔣經國先生。這一次是奉吳主任之命，陪同美國南卡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吳克教授 (Dr. Richard Walker) 拜會經國先生，吳克教授是著名中國通美國學者，曾在台大教書，與前外交部長葉公超先生、台大錢思亮校長及錢復先生為多年好友，後來擔任美國駐韓國大使。

這次拜會，吳克教授主要就我國的基本大陸政策及中美關係向經國先生請益。經國先生就美國的大陸政策及亞太政策提出一些問題，就教於吳克教授。吳克教授以英語對談，經國先生不須我翻譯，可見經國先生精通英語，因吳克教授只略知少許中文，因此經國先生以國語回答時由我英譯。交談中吳克教授提問到為何我國政府絕對不與中共談

判？經國先生說：與中共談判等於是狂想「與虎謀皮」，我一時不知如何翻譯成英文，沒學過這一句成語，也毫無準備，所幸我靈機一動，就說：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s like asking a tiger for its skin，吳克教授猛點頭表示贊同，經國先生則對我說，翻譯得很好。

民國六十一年，吳俊才主任奉調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我也應他聘請擔任文工會編審及英文秘書。老實說我比較喜歡學術研究工作，對從事黨務工作興趣缺缺，但吳主任表示，請我到文工會工作，主要負責出版「中華學



報」China Forum，因為該刊物是中英文季刊，由我負責他很放心。同時他告訴我，出版該刊也是經國先生提出的，經國先生認為國民黨

的學術性刊物，



向國際間介紹，闡明三民主義的內涵、國民黨黨史、國民黨歷史原始文件以及國民黨主導的民主改革、經濟發展、國家社會現代化等的努力與成果。經過吳主任這番說明，我也就不再多問，追隨他到文工會服務。後來吳主任奉派出任我國駐薩爾瓦多大使，由楚松秋先生接任文工會主任職務。楚先生是新聞界前輩，曾擔任中央日報社長，也是經國先生舊屬幹部，楚先生到文工會不久，我也回到政大復職，在文工會服務將近四



年。  
**叁、擔任英文「中國日報」China News 編輯部主任**

民國六十七年中美斷交，我駐美大使沈劍虹離美返國，結束外交生涯，不久接任「英文日報」社長職務，原社長前新聞局局長魏景蒙先生住進榮民總醫院療養，沈大使是魏先生的妹夫，影歌星張艾嘉女士是魏先生的姪女。沈大使邀請我幫忙每天上午九時到下午一時在該報社編輯部擔任編輯主任職務，下午回政大上班。當時政大國關中心主任張京育教授也同意我兩處上下班。

### **肆、從事政務生涯**

我到「英文日報」上班不久，行政院研考會主任委員魏鏞博士有一天來電約我前往他辦公室會面，後來才知道他想請我到研考會服務，我告訴他我已經答應沈大使邀請在「英文日報」上半班，下午回政大，無法接受他的好意。他表示很可惜晚了一步，但仍希望有機會歡迎我來行政院與他公事。

我在「英文日報」兼差一年多後因兩處奔跑，相當辛勞而辭去職務，恢復在政大的全天正常工作。不過，不

